

在南京的街头巷陌时常会遇到“安庆元素”，安庆水饺店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，以至于身边的同事朋友都认为，水饺是安庆最有名的小吃。

我在南京第一次与安庆水饺店邂逅是在1995年。那时，我刚结束新兵连集训，被分配到部队的电影放映队工作，随老兵到南京城里的军区文化站取电影片。部队在南京的远郊，毗邻镇江市句容县（现为句容市），距离市区有三十多公里，我们乘坐中巴车，沿着拥堵的宁杭公路走走停停，来回要三到四个小时。

天很冷，天空昏暗，北风呼啸，似要下雪。我和老兵一大早就从部队出发，赶到城里取到影片时已是十一点多钟了。我们一人拎着两大桶电影片，走了差不多两公里才到车站，一问，最早到部队所在镇上的那趟车要到中午十二点半才发车。我俩的手已经冻僵了，肚子也饿得咕咕叫，真是饥寒交迫。抬头一看，街对面有一家挂着“安庆水饺店”招牌的小吃店，门口的锅里热气腾腾。老兵搓着冻僵的手，看了看我，笑着问道：“是想家了，还是想吃了？”我怯怯地回答说：“都有吧。”老兵瞥了我一眼，笑着拍了我一下肩膀说：“那行，反正也赶不回去吃饭了，吃饱喝好不想家，我请客。”

小店不大，三张桌子，有点拥挤，好在收拾得比较干净。店里顾客还不多，我和老兵挨着靠门口灶台的一张桌子坐下，一位中年妇女操着浓浓的安庆口音热情地与我们

太湖有湖名花亭，名字里藏着北纬30度的神秘和仙气。环湖而伺的群山坐拥一波碧水，凤凰山下的花亭湖成了宋均窑的笔洗，自然之笔在此泼墨，一笔禅意内蕴，一笔轻点翠绿，顷刻之间，一幅温雅的丹青，宛在凤凰山下。湖畔凤凰山，因五祖弘忍在此山落脚引来凤凰朝拜而得名。山如其名，峰形奇异，如凤凰展翼，又翩若惊鸿，意境悠远。山上西风洞，洞旁西风禅寺，寺旁老藤银杏丛篁，漫山怪石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非众生相。寺始建于唐代，而凤凰山亿万年。慧可法师坐禅在此，三祖、四祖弘法周边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九华山出现的第一尊肉身的大兴菩萨生长于此，赵朴初生于花亭湖畔，湖底还有金井寺、安定寺遗址。九龙涧瀑布呼啸而下，天生石塔直上云霄，固然北纬30度之天机不可泄露，然湖光山色，禅悦满满，微风阵阵，细浪潺潺，分明欲说还休。

环湖山峦起伏叠嶂，岛屿星罗棋布。大自然总是塑造着与生俱来的浪漫，从观湖亭看群岛如白玉盘中几青螺，搭配碧绿清亮的湖水美轮美奂，分明一座仙家宫苑，看来这里确乎就是仙家的心灵栖息之地。湖中散落的群岛系着乡愁。岛上有林场有茶园，有人家有民宿。游湖的客、归家的人可以走公路可以走水路，一叶扁舟可解乡愁，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选择走水路。午后的阳光随意铺在湖面上，涟漪的湖水像风中摆动的丝绸，点点岛屿似含苞待放的花蕊漾漾在碧波里。乘船最能感知花亭湖的多情，轮船不走直线，绕着弧线走，轮船过处琼瑶碎玉，如花开之音。数着缓缓退向身后的一座座小岛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湖心。山与湖默契配合，心事便在波光

◆民间小吃

南京的安庆水饺店

汪 烽

打招呼。近闻乡音，倍感亲切。老兵小声地对我说：“嗯，有点像唱黄梅戏。”接着问我：“一人先来半斤水饺，够不？”还没等我回应，女人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水饺只分大碗、中碗和小碗，不论斤两。”在北方，所谓的水饺是那种大个儿的，都是论斤两卖，一般规定一两几个，老兵是河南人，一时有点懵。正在灶台上煮面条的男人连忙解释道：“哦，馄饨在安庆也叫水饺，带汤水，所以按碗的大小来分的……”老兵听了半天才搞明白。从此以后，但凡部队食堂吃馄饨，战友们就戏称为吃“安庆水饺”。

我们一人要了一大碗。不知道是因为真的饿了，还是离开家乡久了，水饺刚一端上桌，我顾不上烫，就迫不及待地先喝了一大口汤，一股暖流直达胃底，寒意顿无，那纯纯的久违的鸡汤味在唇齿间弥散开来，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口腔，让人有种要掉眼泪的感觉。

现在，不管是南京本地人还是长年生活在此的外地人，早已熟知安庆水饺店卖的是馄饨不是水饺，他们一进店便会喊一声：“老板，来一碗儿馄饨。”据说，南京人吃馄饨

的传统就是从安庆水饺开始的。一碗馄饨搭一笼汤包，与鸭血粉丝汤一起成了南京人早餐的标配。那浓郁鲜香、清澈见底的汤头，皮薄馅足、晶莹剔透的馄饨，和着一把青绿白嫩的葱花，品相煞是诱人，一碗下肚，更是让人心满意足，回味无穷。

2006年我从部队转业后留在南京工作，住在城里，吃安庆水饺的机会就更多了，有时在上班或下班的路上，也会要上一碗，总想找找家乡的味道。也因此认识了几家店的老板，这些店大多是夫妻店，店面普遍不大，小本生意，一般也不请伙计，所有活儿都是夫妻全包。店主为人都很热情和善，与周围的邻里和商户关系处得也都不错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家店用餐，一位小伙在刷手机结账时刚好接了个电话，然后便急匆匆地离开了。老板娘一细算，发现小伙子少付了五块钱，正准备跑出去要回来时，老板娘住了她说：“现在谁还缺这五块钱，人家肯定是有急事搞错了，别耽误人家时间了。”一句话，就像馄饨汤一样暖人心。

随着城市多元化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与二三十年前相比，安

庆水饺的口味也渐渐发生着改变，比如，原先安庆水饺的灵魂和标志——纯鸡汤的汤底，也多被各种调味剂所取代，而且口味也越来越偏重，全然没了纯鸡汤的清爽与鲜美。这虽是店家适应市场、调和众口的需要，但对于我这样意在那口家乡味的安庆人来说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太好接受。有时路过一家安庆水饺店，刚一进店，可迎接你的店主却操着一口普通话或是其他地方的方言，一问才知道，店面是从别人手里盘过来的，占着安庆水饺的名气，索性店名都不改，一下子就让人没了食欲。

安庆水饺店一般都是以小吃店、排档等形式亮相在南京的街头巷尾，是地地道道的民间小吃，而且味道可能也在发生着变化，但这恰恰说明安庆水饺亲民朴实、兼顾包容的品质，就像许许多多南京工作和生活的安庆人一样，踏实低调、勤劳精干，坚持向下扎根，这种接地气的小吃虽难登高档酒店的大雅之堂，却赢得了南来北往的普通市民的青睐，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，也为南京这座城市增添了一缕浓浓的烟火气。



术、民俗和历史为题材，再现曾经发生的故事、风情、农耕文化、民俗文化，桩桩件件可谓经典，最引人入胜的还是根石奇观。可谓太湖有湖，根雕之大湖蔚为壮观。

翠寒飞崖壁，根抵卧灵磐。走进根雕馆，脚步就挪不开了。道藤绕瘦石，一根弯曲遒劲的铁力木根，环拥几块巨石垒叠于藤蔓之间。有岩石于根底，犹“云衢之月”而生诗意；又有灵石虚悬道藤之内，如“日处虚空”而蕴禅境。铁力木根将强大的韧性和不锈钢似的坚硬完美融合，演绎出一个逼真的巨石花篮。

荒崖残壁一散木，苍鹰展翼抱瘦石。这只“苍鹰”立于危崖绝壁，两翼尽展，利爪如铁画银钩，眼神犀利，霸气十足，只是看上去粗陋了些。这又应了郑燮述苏轼语：“东坡又曰：石文而丑。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。……丑而雄，丑而秀也。”确实，根石粗朴而怀才藏德，鸿鹄之志已蓄势待发。这是花亭湖上盘旋的那只鹰吧？

在一根千年老崖柏前驻足，崖柏与顽石相拥，米黄色泽间夹暗红，带青灰色自下而上、由外而内，柏根遒绵萦绕，根盘石石养根，榫卯相嵌般浑然一体，一群雕刻精细的萌猴神游于逍遥之境，众猴形态各异，憨态可掬。“三分人工，七分天成”，刻刀与自然一起低声细语。根石相遇漫长而艰难，相惜相拥历经百年千载，根的执着被赋予自强不息、物竞天择的文化内涵，简练的层次，丰厚的表达，艺术家的情怀早已穿透虬曲，自然形胜趣然呈现。

瞰山观湖，花亭湖不张扬不喧闹，却气质自生。这是一片澄澈而迷人的湖，我现在想起她的时候，心中好像也有云蒸霞蔚、水汽氤氲。

◆安庆地理

走马花亭湖

张 红



秋意浓 福祿 摄

中晃动了。

乘船，船上人众。身边一老妇人，七十开外，本地人，家就在对岸绿林深处，满头银发慈眉善目，精神抖擞。她说，儿子在太湖县买房了，让老两口去城里住，顺带看看孩子，孩子已上初中。可老头子执拗，离不开湖，她又心疼儿子想帮着做做家务，于是，她就成了“候鸟”，在儿子和老头子之间“飞”，今日周末，回家陪陪老头子。身边一女孩，背着画具，大学生模样，明亮的眸子清澈如湖水，问之，答曰：学校有美术大赛，她的家在湖对岸已改民宿，她说，看湖有灵感，回家写生呢。一只苍鹰盘旋在湖

上，它已习惯了人们的仰视，越飞越低，忽地，一股气流划过头顶，是那只鹰飞过，分明看见它翼根处的羽毛错落有致，如剑齿状尖锐而细腻，在阳光下熠熠闪耀。

花亭湖的不远处还有座文博园，由五千年文化长廊、五千年根雕文化园、中华百工坊、中华孝道园、国际诗林、四大名著文化园、华夏爱情文化园及皖江第一街——皖街等人文景点及艺术展馆组成。漫行五千年文化走廊，从盘古开天、三皇五帝，到夏商西周、春秋战国，再到宋元明清，五千年文化灿烂辉煌。皖江文化长廊则以800里皖江文化、艺